

见其子名“初枚”。同治刊本《山阳县志》卷十四“人物”，《吴玉搢传》也说他“著《山阳志遗》，正其缺误凡四卷。子初枚、次枚，皆诸生”。

从上引证，可见此书实为吴玉搢所撰《山阳志遗》。称《六·事迹编类》，或题《淮安小志》并不是海内孤本，而是书贾妄改其题其撰人而牟利的伪书。

此部旧钞本，与光绪刊本《山阳志遗》对读，文字有差异达二十多处，系据稿本传钞。再审其用墨及纸张，可断为光绪以前传抄本。它作为《山阳志遗》旧钞本，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。

台湾影印出版养心殿本《宛委别藏》

柯愈春

最近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宛委别藏》，是据原藏故宫养心殿本影印的。二本大同小异。所谓养心殿本，即阮元采进以供嘉庆阅览之定稿本。

嘉庆中，阮元巡抚浙江，留心采访四库未收书若干种，仿四库全书体例，撮举旨要，撰定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》，其子阮福于道光初年据此编成《擘经室外集》五卷。提要随书奏进，嘉庆亲题“宛委别藏”四字，于每书首叶加盖“嘉庆御览之宝”阳文方印，藏于专室。民国十四年清查溥仪住处养心殿，于正殿书架上发现此书，共一百函，又目录二函，每函装以木匣。袁同礼曾据故宫博物院所藏此书，写成《宛委别藏现存书目及其版本》一文，发表于《图书馆学季刊》六卷二期。袁文所说“现存书”，指的就是养心殿本《宛委别藏》。

于阮元进书的种数说法不一。阮福《擘经室外集序》中说。“十数年久，进书一百数十部。”这里只言大略，不说实数。严杰在《擘经室外集》附识中，称提要计书一百七十五种，其中《元秘史》十五卷、

《建炎笔录》三卷及《辨诬笔录》一卷未进，则实进一百一十二种。傅以礼于光绪八年整理提要，将《建炎笔录》、《辨诬笔录》二种计算在内。他说“先后采进遗书一百七十四种”。据书稽查，影印本收书一百六十种，较阮目及袁目为少。元包希鲁撰《说文解字补义》十二卷等十四种，现存《宛委别藏》无此书，是进后汰去抑或动乱遗失，不得而知。宋胡寅撰《致堂读书管见》三十卷、宋章安撰《道德经解义》十卷，原稿本及影印本分别收入，而阮氏所定提要不见著录。实存图书正好一百六十种。袁同礼据原书清典，在集部别集类著录无名氏撰《策学统宗前编》五卷但影印本题元谭金孙辑。

原书及提要陆续奏进，分类紊乱，袁同礼按经史子集重新部类，分为四卷。台湾影印本以此为基础，作了较大调整。依袁目归类者有：汉蔡邕撰《琴操》二卷，提要入经部乐类，影印本据袁目入子部艺术类。依原稿归类者有：宋罗隐撰《谗书》五卷，提要入集部别集类，袁目入子部杂家类，影印本依原稿改入史部艺术类。自行归类者有：佚名撰《编类运使复斋郭公敏行录》不分卷，提要、袁目及原稿均入集部总集类，影印本抽出改入史部传记类，置于《运使复斋郭公言行录》之后。此举既将内容相似之书归于同类，又将同一传主之书置于一处，归类较为允当。

《宛委别藏》所收诸书均据采访旧本精钞，间有元明刻本，为学术界提供了不少善本。《四库全书》以外，再加上《宛委别藏》及乾隆禁书，清以前的文化典籍则罗列殆尽。

民国二十四年故宫博物院曾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，影印《宛委别藏》四十种。此选印各书，今台湾影印本均已包罗在内。

1983、2、3